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五十三回 張指揮憤怒報箭 安瑞雲就計認親

詞曰：閒來無事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。富貴不淫貧賤樂，男兒到此是英雄。

這詞且自按下。

話表張指揮將安瑞雲、臨妝主僕二人綁在亭柱上，吩咐家人們：快取弓箭，前來報仇。眾家（人）一齊答應，取了弓箭在手。可憐安小姐眼睜睜望著臨妝，臨妝也望著小姐，兩個面面相覷。正是：

命似五鼓道山月，身若天明油盡燈。

七魂未登幽冥地，三魂先已到酆城。

二人背綁牢栓，那裡得動？惟有傷心掉（甲）淚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得廳後有人說道：「夫人到！」眾家人連連迴避。鮑氏夫人從廳後而出，只見亭柱上綁著兩個少年後生，主僕打扮；但見他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。連開口問道：「此是何人綁在此間？」張老爺指著安瑞雲道：「就是這狗男女，命他家人放箭，射傷下官。我故綁起他來。以報一箭之仇。夫人休管閒事。」鮑氏夫人道：「相公休得如此。據妾身看來，此人眉清目秀，必非等閒之輩，想他有些來歷。且喜相公未有重傷，暫且息怒。相公且自迴避，待妾身一一問他明白，因何放箭？倘若是匪徒假扮客商，那時再送官處治，卻也不遲。」張指揮怒衝衝迴避不題。

且言鮑氏夫人再三盤問，聽得安瑞雲是蘇郡聲音，不覺的傷感。你道是為何如此？鮑氏夫人本是蘇郡人，今日離了蘇郡十餘年，遇故鄉之人，不覺動情。正是：

久早逢乾欣遇雨，卻好他鄉見故人。

連連問道：「你二人說話，好似蘇郡聲音。我如今要問你一個蘇州人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安瑞雲道：「但不知所問何人？若是有名氣的，卻曉得幾個。」鮑氏夫人道：「非是問你別人，我有個姨外甥，此人姓呂名昆，表字美篇，家住五花街，人人稱他為風月才子；昔日他父親做過一任禮部尚書。此人你可知道他麼？」安瑞雲暗暗點頭，心下細想：這位夫人問的卻是我丈夫。卻又不便明言，心下躊躇，未曾回答。臨妝綁了一會，也無法可奈。聽得這位夫人問及呂昆，只得將計就計，且將呂昆的名姓擋過頭陣，方保得性命。即慌開口道：「夫人若問此人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目前；對面綁的我主就是。」鮑氏夫人聽得，連連叫人鬆了綁，走近前，抱著假公子安瑞雲痛哭：「若非賢甥將言道明，險些兒誤了事。」正是：

多年未會吾兒面，幾乎失錯寶和珍。

安小姐並不敢冒認，見臨妝現已說出來，只得弄假成真，即便以姨娘（表）稱之。

你道這鮑氏夫人是何人？卻與呂昆的母親是姊妹。只因嫁在山東，姨娘、姨姪一向並未曾會面，並不知道真假。今日一見，喜出望外，隨即請老爺、公子相見。禮畢，巡茶，張老爺夫婦道：「久慕賢甥大才，為何到此？令堂想必納福？」小姐道：家母托庇粗安。愚甥不才，忝中鄉榜。只為到京會試，不料家人偶傷姨丈，罪當萬死。」張指揮見他一表人才，又是新科舉人，心下十分敬重，卻不知道是個女扮男妝，冒名頂替。即命家人打掃乾淨書房，將呂相公的行李搬將進去；打發牲口、騾驢回去。買了棺木，與那安壽、安能、安德幾個家中射死的家人收屍入殮不題。

再言鮑氏夫人晚間備酒，代呂昆接風，飲至更餘方散。臨妝陪著小姐安歇。一連過了幾天，小姐欲告別進京，惟恐久在此間，事必敗露。張老爺夫婦那裡肯依？留住安小姐，著張朗終日陪著，談詩作賦。小姐提心吊膽，惟恐早晚露出些影響，反為不美。雖然住在胭脂寨，只是悶悶不樂。人在山東，心分兩下，無一日不思想父母。正是：

柔腸一日九回折，堪歎雙親兩地分。